

CHAINMAIL

连环勒索

世界顶级悬念小说大师巅峰之作
超想象 超悬疑 超惊悚 超神秘

[英] 尼尔·斯科菲尔德 / 著
艾玛 吴俊 高伟 / 译

群众出版社

CHAINMAIL
连环勒索

[英] 尼尔·斯科菲尔德 / 著
艾玛 吴俊 高伟 / 译

群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连环勒索/[英] 斯科菲尔德著; 吴俊等译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
2008.9

ISBN 978-7-5014-4319-2

I. 连… II. ①斯… ②吴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英国—现代
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40717 号

连环勒索

著 者: [英] 尼尔·斯科菲尔德
译 者: 艾 玛 吴 俊 高 伟
责任编辑: 张 蓉
封面设计: 门乃婷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(010) 52173000 转
地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邮 编: 100078
网 址: www.qzcb.com
信 箱: qzs@qzcb.com
印 刷: 北京蓝空印刷厂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×1092 毫米 16 开本
字 数: 276 千字
印 张: 13.75
版 次: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5014-4319-2/I·1771
印 数: 0001—6000 册
定 价: 35.00 元

群众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群众版图书,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

Copyright © by Neil Schofield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08
by Qun Zhong Publishing House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字:01-2007-4195

目录

-
- 1** 连环勒索 **17** “死亡城”的上层社会
-
- 51** 减肥风波 **65** 塔特斯比与大棚怪事
-
- 109** 艾尔希在某处 **122** 不得不上交
-
- 137** 记账簿 **150** 空缺
-
- 177** 人质 **194** 危情服务
-

连环勒索

吴俊 译

最近我一直在想，就算你运气够好，能够有幸生活在像英国的汉德布雷这样富有乡村魅力的地方，那又怎么样？难道住在了那里，你就真的会觉得——生活像田园诗歌一般美好？正像詹姆士所说的一样，你至少不能底气十足，牛气冲天地说——“啊！我的生活是多么幸福！”因为我们都知道，一切事情的表面之下，还隐藏着好多我们想都不敢想的东西。詹姆士总是对的，我应该知道。因为上周，我自己就亲身体验了一次。以下就是我最好的朋友翠西亚和我的对话，发生在上周，该怎么形容？莽撞无礼，唉……你看了就知道了。请一定记住，看事情不能只看表面。

“说吧！这次你又偷了什么？”

“这次？你这么说什么意思？”我问道。

“哎哟，我的爱玛，你还不了解你自己么？你抵制不了那种诱惑！你总是喜欢偷东西，而且偷来放在橱柜里藏着。在学校的时候，我们都怎么叫你来着？哦，对了——‘三只手’！”

我的脸红了，我怎能不脸红？她说的是真的——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控制不了自己的手。只要进商店，我总得极力控制自己想偷东西的欲望，其实我想偷的是什么？都是一些很小的东西而已！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，反正已经形成了习惯。话说回来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动作，不是吗？我还认识好

多人，他们做得远远比我糟糕得多！

“快说啊！到底是什么？”翠西亚还在较真。

“一小包鹰嘴豆。”

“一小包鹰嘴豆?! 你不是不吃那个吗！詹姆士应该还不知道鹰嘴豆是什么吧？天哪！一包鹰嘴豆——那才值几个钱？”

“一点二五英镑。”我郁闷地回答。

她在沙发上翻了个身，发出乌鸦一样的声音，她在嘲笑我。

我们坐的那个地方，翠西亚称之为工作室，而其实，它就是她家小村舍的前厅。窗前有一个很大、很古老的办公桌，上面堆满了她制图工作需要的所有材料。她自称是一个艺术家，我理解，可是当艺术家就当艺术家，为什么非要把生活搞得这么乱？这个问题我还真是弄不明白。你要是看了她那个房间，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！——那完全就是一个狗窝！首先，里面摆的家具实在太多，包括那个令人感到恐怖的沙发，完全多余。然后，就是她的各种东西，到处乱扔，凌乱不堪：一件又一件的衣服，一卷一卷的彩纸，一堆一堆的材料，堆满了书籍的茶几……所有的垃圾，甚至连她的高尔夫球棒，也都那么乱七八糟地躺在屋子的角落里。

不过，这也不关我的事，我凭什么为她瞎操心！今天早上天色这么美，站在汉德布雷这里，我正好可以看到那个小村庄——萨福科的全景，瞧瞧那些年代久远、做工粗糙的小屋，再瞧瞧那些小屋里面住着的老村民们，悠然自得、自给自足，不是很享受吗！明媚的阳光透过窗户照进屋里，直直地射在肮脏的地毯上，这对于翠西亚来说，真是不幸！因为作为具有高度艺术敏感性的人——翠西亚一直这样自我标榜，宣传她自己很有艺术细胞（她这么说，其实我不同意），有时候，她的品位确实糟糕，真不是一般的糟糕！

想着翠西亚在颜色搭配方面这么逊色，我偷偷地在那儿乐着。瞧她！穿着紫色和绿色混合的运动衫，她坐在沙发上，看起来真的不搭调，再加上她染成深色的头发和形状，以及屋里那个地毯的颜色……整个场景看起来像什么？家居市场的爆炸现场你去过吗？想象一下你站在那现场中央……你就知道了。

翠西亚开始说话了。

“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那么多的店，你非要选择在卡米利亚的店去偷！卡米利亚·巴特斯拜，她可是整个汉德布雷最危险的女人哪！不过真该死！她才来五分钟，就获得了这么响当当的名号，了不起！他妈的，谁也逃不过她那双眼睛！”

老实说，并不是五分钟以前，卡米利亚已经搬来汉德布雷十个月了。不过自从她来了以后，这里什么都没多，就多了麻烦——千真万确。

按卡米利亚自己的话说，她来这里是为了度假。她的工作本来是“广告公司代理”。她来这儿是为了写一本书，这只是她这么说的。而翠西亚呢，她曾经在伦敦一家制图设计机构工作，现在也在卢普工作，所以她知道那些事情。她告诉我说，卡米利亚不过是在吹牛罢了，其实她是被炒了鱿鱼，被赶走了。我问她，那她弄这一切是为了什么。她回答说：“没良心，不要脸”呗！我说，在广告业，“没良心，不要脸”应该恰好是一个很好的优势，不是吗？但是翠西亚说，卡米利亚的“不要脸”绝对与众不同，即使在广告业，她那种“不要脸”都显得绰绰有余了。

“没想到，她过后还有胆量到这里来，还开了一个该死的店，”翠西亚说，“真是个不知廉耻的女人！好像我们真的需要一个健康食品商店似的，我是说，看在上帝的分上，我们可是居住在一个大农村的正中央！要是我们需要麦芽什么的，我们直接出门就能挖到，或者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能弄得到的那些东西，还用得着她！”看着翠西亚现在倒咖啡的样子，我就知道，她的灵魂已经被邪恶附体了！她倾斜着身体的时候，阳光照在她的脸上。我无意识地发现，她的上嘴唇看起来很不好看，她应该涂点唇膏才是——不过翠西亚不拘小节，对这些问题从来嗤之以鼻。记得有一次詹姆士就说过，当然他这么说很不礼貌，也很过分，但是他居然说，如果灯光很糟糕的话，他会误以为翠西亚是萨达姆·侯赛因^①。我当时对他说：“怎么可能？请你说话别这么离谱行么！”我也承认，作为女的，翠西亚的胡子有点儿浓密，而且，她的身材确实比较壮，比较结实，但是你说说，要真是“萨达姆·侯赛因”的话，他怎么可能在傍晚的八点钟，站在布雷镇的窗户前，瞪着《纽约拳击》节目目不转睛呢？

“而且，最新的消息说，”翠西亚接着开始抱怨，“她已经加入了健身俱乐部。”我怎能不知道，对于翠西亚来说，这消息就是晴天霹雳。欢迎加入“脂肪团女人俱乐部”，我想，如果卡米利亚决定加入健身俱乐部的话，那她心里一定是想好了，她要取代另外一个胖人的位置了。翠西亚肯定受不了，她肯定得离开俱乐部，然后再次长成气球的模样儿，为了减肥健身，她可是一直活在刀刃上的啊——我可怜的人儿！

“不行！必须得有人治治她！”翠西亚说，“到处招蜂引蝶！你该看看她在高

^① 伊拉克前总统，留着浓密的小胡子。——译者注

尔夫俱乐部那个模样儿！”

卡米利亚“招蜂引蝶”的事儿，詹姆士也提到过，而且他就是对卡米利亚感到恐惧的男人之一。“她属于那一类女人——反正不管什么原因，不是我惹得起的那种人——我应该叫她‘花花女士’。”詹姆士这么说。

我还真想不明白了，翠西亚哪来那么多钱去玩高尔夫球？她不过是一个自由制图工作者，偶尔找到一些给书籍做插图的活儿，然后还靠她所谓的“书法”挣钱而已。虽然她那么说，其实你要是问我的话，我会告诉你，“书法”不过是她为了让名字时髦一点儿，给自己贴金的叫法而已。詹姆士玩高尔夫，是由于拓展他生意的需要，可连他最近都说了，花在玩高尔夫上的钱多得让他感到恐怖，那么翠西亚是怎么应付这些钱的呢？她屋角随便摆着的那一堆高尔夫球棒，不花一笔钱是绝对买不回来的，还有加入俱乐部的会费和绿化费……也许是我不知道，制图工作能够挣到的钱比我想象得更多？我也只能这么想了。

“今天上午她一直在第九洞附近晃悠，”翠西亚说，“装得还挺认真，不过谁不知道呢！她加入高尔夫球俱乐部就是为了认识更多男人！”

“这个好像跟我的事情没什么关系吧？”我问道。

“好了，”翠西亚说，“我知道了，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我一下就说到那儿了。现在回到‘你的心理毛病’上来，嗯……你从那个把‘汉德布雷镇吃掉的女人’的店里偷了一包鹰嘴豆，然后怎么了？”

“是这样的，”我说，“我很肯定我当时没有被发现，但是天晓得怎么回事，她昨天晚上居然来找我。上帝保佑，还好，詹姆士那时还没回来，他坐的是伦敦回来的晚班列车。然后，一来我那里，她就直奔主题，说我是一个商店扒手，还说她有证据。”

“什么证据？”

“她在店里安着一个闭路之类的东西，她说那东西已经完整地记录了全部过程：从我拿起那包鹰嘴豆，到把它放进我的口袋里的全过程……”

翠西亚的眼珠子骨碌碌转了起来。

“爱玛，你真是太傻了！那现在，她是在拿报案来要挟你了？”

“她倒是没说得那么直白，她很——旁敲侧击。”

“我就知道。”

“反正，她说的大概意思就是，像我这样作为社区榜样的人，失去她的尊敬很可惜，还说我有我的声誉要保护，就说了这么多，其他没什么。”

“那她到底想要干吗？我敢肯定，她不可能放过这种机会，不可能不捞一把

就放过你。”

我叹了口气：“说出来你肯定不信，她想得到‘皮草和羽毛’的邀请函。”

翠西亚高兴得大吼起来。

“你说什么?! 不可能吧! 她怎能有戏! 连我都没被邀请呢! 你也是因为你父亲是其中的会员，才得到邀请的。”

我得解释一下，“皮草和羽毛”是我们对于“球类游戏”比赛的戏称。它是市里几大运动项目之一，每年九月上旬在“大佛宅邸”里举行。“大佛宅邸”是理查德·费门斯先生的家，他是郡里的治安长官，是我们当地的贵族。其实我们当他是一个傻瓜。不过那个“球类游戏”比赛已经算是秋季赛季开赛的正式比赛了。但是事实上，我们都认为，它也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，不过是为了让各路坏蛋们汇聚起来，比赛谁更会“屠杀”，谁“屠杀”得更多而已?

就像蜂蜜罐儿招引黄蜂一样，“皮草和羽毛”吸引卡米利亚的原因显而易见。她肯定听说过了，各路达官贵人，最重要的是，好多富人都会出现在这个聚会上，所以这活动才那么能激发她的兴趣。

“翠西亚，你别这么大笑了，好不好? 她这样很正常。你得帮帮我，”我说，“你说说，我该怎么做?”

“我的建议是：你什么都不做! 看她能把你怎么着?”

“但是，如果她真的使出她最坏的招数——她很擅长，你知道的——那我的名声不就完了吗! 我还有可能因为盗窃被起诉，然后大家都会知道。他们可能会把我当做一个‘范本’来处理，结果我的第一遭遇就是被女子学院赶出来，然后，詹姆士肯定得退出高尔夫俱乐部……他肯定会——唉! 不用说了，他肯定会离开我。我不能冒这个险，翠西亚，我真的不能!”

“好吧! 那我们就去问那个秘书长，他叫什么名字来着? 对了，吉尔法斯·玢钱，叫他给她发一份邀请吧! 你跟他很熟，根据我的印象，你跟他的关系还不止是熟人而已……”

真是受够了!

“翠西亚，她有一个店，所以她是做生意的，难道你忘了么? 那些人不会邀请生意人参加，即使是詹姆士也是沾着边儿才得到入场券，因为他是个商业银行家。”

她叹了一口气。

“好吧，你说得对! 如果那样不行，我们就只有走后门了，想想，谁跟那个宅邸的关系比较亲近?”

“哦……那倒有很多人：教区牧师、市长、伯纳德·海普斯通……我不敢肯定，翠西亚。”

我停了下来，她的脸色突然变了——这样的脸我在哪儿见过？我太了解她那种表情了。

“伯纳德·海普斯通！”她说，“对了，当然是他！他就是你的救星。”

“可是伯纳德只是一个医生而已啊！”

“是的，但是他认识每一个人，他知道每一个人的底细。”

“所以呢？”

“我们知道他和马乔丽·蓝博的事儿，不是吗？”

我简直震惊得瞠目结舌。

“翠西亚，你不是要我去勒索要挟那个医生吧？！”

我简直不敢相信，我们居然在进行这样的讨论，这样发展下去，跟噩梦有什么区别？

“不，当然不是。你又不需做什么，你只需要去跟马乔丽谈谈就行了，而她是你最最亲爱的朋友之一，不是吗？嘿嘿，那你就告诉她这件事的始末，让她去做那些事儿。”

我想了想，不得不承认，这个点子并不是那么糟糕。“已婚医生和他的病人有染”，那可是事关原则问题的大事。

“但是，要是她去报警怎么办？”

“别那么傻了！她不可能冒那个险！”翠西亚带着讽刺的口吻说。

她说得对。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，马乔丽都不可能诉诸法律解决这个问题。我是说，我们得面对现实，不是吗？她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和伯纳德·海普斯通干的傻事儿登上《伦敦医生杂志》的首页吧！（至于那个杂志，詹姆士一直称之为《流血者文摘》，我完全不明白那是为什么。）

翠西亚求我，办这件事的时候，我一定要带着她，我坚定地拒绝了。这件事我一定要自己完成！她说她可以在车里等我，但我才不信呢！我知道，她最后定会等得把车座的坐垫也给吃了。

所以，后来是我自己一个人去找的马乔丽。她确实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，不过她没有想到我会去找她。而当我们谈完了话之后，我才知道，过去一直以来，我真的该多去见见她！

我们的对话跟日常对话有一样的开头，但绝没有一样的结尾。突然失控之后的对话，事实上，让人感觉相当不爽。

寒暄一会儿之后，我们就开始聊各自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；然后就是她去当地红十字会，她买了什么呀，带了什么呀等，因为她最近一直在“光顾”医院，所以我非常体贴地关注着她的健康问题。

“马乔丽，你看，我们都不自主地看到了，海普斯通来看你的次数越来越多，比平时多了好多，我真的不是故意要注意的，纯粹是碰巧，因为他就把车停在你家的小车道那里。”

效果达到了，真的——她的脸刷地红了，红得像屋里亮了交通红灯一样，但是我不能收手，我还得继续努力。

“给你一个好点儿的建议，亲爱的，因为既然我看见了，那可能别人也看见了。你也知道我们附近的人都是什么样儿的，大家都那么喜欢八卦！大家整天闲着寻找饭后谈资，然后你给他们送上‘口’来；而且综合医疗理事会是那么……唉，还是不说了，在阿坡西市那个布伦波医生后来怎么样了，你一定记得吧？”

在说话的过程中，她一直不住地发出不承认的回应声。我就知道她会那样，然后，我改变了主题。我把话题转到社会的层面上，就这样，我把她送到了快要喘气的状态。我敢肯定，是马乔丽她自己先提到“球类游戏”比赛的——其实也不难做到，每年这个时候，做任何事情都会与之扯上关系。

“噢，是的，我会去的，但是——”我说，“因为卡米利亚·巴特斯拜，我很不高兴，因为作为我的好朋友，我的好伙伴，她居然没有得到邀请函。”

“噢，亲爱的，”她说，“你怎么会这么想呢？”她看来是完全不在乎。

“我很肯定，我是没什么办法了，她现在为此垂头丧气，你也该想得到我的处境了，对吧？我也感觉相当不爽！我知道，他们并不是想轻视谁，有可能只是他们一时疏忽没有注意到罢了。”

“你跟宅邸那边说过这个吗？”她问道。真是一个没脑子的女人！我要是去过了，还用得着找她？

“没有，马乔丽，说老实话，我根本不可能那么做。但是当然，我需要的就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为我说话，而且我确定只要他一说话，事情肯定就办妥了。”然后，我以前所未有的温柔语气对她说，“对了，伯纳德·海普斯通医生跟那些人混得很熟，是不是？”——那当然了，其实他跟整个市里所有的那些贵族们关系都挺友好。

毋庸置疑，她马上就挡住了我。她根本不让任何跟他沾边儿的事提上我们的谈话“日程”，完全是一点儿都不行！

马乔丽真的是个很愚蠢的女人！我已经给了她所有的信息，但是她却不能把它们关联起来，到最后，我不得不直抒胸臆，我露骨地把那些信息直接像大字报一样地贴在墙上，展示在她的眼前——我不得不非常直接地暗示她：卡米利亚是否受邀，这跟他有关系，不管是潜在的还是随意的关系，反正和伯纳德·海普斯通有关系……

不过，后来事态的发展完全是无声的。当她真正明白我的意思时，她把双手放在自己大腿上，她怒目圆睁，好久没有眨眼。

然后她就开始说话了。她说了好多听起来特别恶劣的话，我肯定她以后会后悔她说了那些话，但是看她当时的样子，似乎很沉醉。然后，别无办法，我只有离开了。留在那里，继续听她说难听的话，我能得到什么好处？但是毕竟，我还是达到了我最初的目的。

然后我就回了家。詹姆士下了车后，去了那个叫做“羊和两块磁铁”的酒吧，所以屋子里就我一个人。我泡了很长时间的热水澡，然后怀着感恩的心情，我爬到了温馨的床上。我重新回顾了一下我和马乔丽的对话——确实初衷有点恶劣，可是令我自己震惊的是，我居然相当享受那个过程。

而且，好像我能身临其境一样，我都能清晰地听到即将发生在她和伯纳德医生之间的对话。在我的脑海里，也许那个对话现在就在进行着：一开始，他肯定不会相信她所说的话。

“你什么意思？她威胁你了？怎么威胁的？”

“嗯……她也没有说得那么直白，也不是那么容易说清楚的事情，你知道。”

“事情？什么事情？马乔丽，看在上帝的分上，你振作点，好好说，到底什么事？”

“是这样的，她开始就提到你了，她说她注意到你来这里的次数似乎相当多，然后说我应该小心一些，因为人言可畏。”

“这个我们俩都知道。然后呢？”

“然后，慢慢地，我们聊到了‘皮革和羽毛’，以及那个该死的卡米利亚·巴特斯拜没有受到邀请的事儿，然后就是——她说她需要一个人帮她说好话，而这个人只要一出面，就能把所有的相关事情都处理好……”

“就那样？”

“这当然不是她说的全部信息，是她说话的那种方式让我不安。她说‘人言可畏’的时候，好像暗示了两件事之间有什么联系似的——她就好像在说，如果

没有人来为那个邀请的事情说话，那么就会有人对我们俩的事情说三道四，她暗示得很明显……还有，她说你的事业就会因此完了……”

然后就那样继续下去……全部的对话结果，我都能想象出来。

到了最后，她肯定会说服他，我很肯定——她可能比较愚蠢，但是伯纳德·海普斯通绝对不会蠢。

那天晚上我睡得很香。即使是后来詹姆士从酒吧里回来了，钻到我的被窝里，我都没有被吵醒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给翠西亚交代了事情的始末。

“很好，”她说，“现在什么都不用做，你就等着好了。一切都会解决的。”因为没有同去，她的口气听起来还有点不爽，不过我才不管那么多！

然后我就开始等了。等待是可怕的。我不敢出门，因为，尽管说出来挺傻，但我仍然害怕外出，我担心我一出去，就会被警察抓起来。每次电话铃响，我都会吓得跳脚。一旦我闷在屋子里不出去，就意味着詹姆士得陪着一起，而他表现得简直就像一头被困住的野兽。现在，我知道了，他的日子不好过——可是，每个人都有不好过的时候，不是吗？——可是他也得意识到，这个世界上除了追还贷贷款和网络泡沫经济破灭之外，还有其他的烦恼存在！周日那天，我彬彬有礼地问他，在第三千年到来之前，他有没有在脑子里面勾画这样的画面：我们在一起，旁边有个新厨房什么的场面？结果他一听就夺门而出，然后泡酒吧去了。

然后，我就接着等待。最后，等待终于快要结束了。

在汉德布雷这样的小村庄，人们总会有一些事情可做——到处奔走，到处八卦他们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琐碎事儿。不过，要是你有一双慧眼，你一定能看出这些事儿里边其实有很多的门道。

比如，凯克·布雷德夫人又去看她的老朋友亨齐克里夫夫人了，那么这次，她们俩一定会选出来一个新人，作为她们八卦的牺牲品；然后你看，巴迪先生又慢悠悠走在路上了——去给某一家人解决管道问题。其实呀，这些问题早在第一次安装的时候，他就应该解决好了。要知道，巴迪先生的所有生活细节跟我们没什么两样，唯一不同的就是——他的那一切，提前三周就已经让他自己给“安排”好了。

然后就是费西小姐，她正在去邮局领取养老金的路上！只不过，她领来的钱大部分都得花去给戈登先生买金酒喝。你要住在“高街”这个地方，你会看到人们各种各样的活动。没有一双经验丰富的老练眼睛，你可能会觉得它们跟平常

没有什么两样——随意而自然，但是，其实这些都有门道。一旦有人戳穿了这些门道，那他会非常不好受；但是如果你仅仅用眼来看，而不管其他的闲事儿的话，你就没事！我和翠西亚就是，我们只是看而已……

我和马乔丽见面之后的那个周一，村里出现了许多与平常截然不同的活动。如果你还有那双慧眼，还能看懂这些话，以住在汉德布雷的人们的话说，这些活动的强度相当于是在旧金山发生了地震。

第一件事是翠西亚给我打的电话，电话里的她处于一种非常兴奋的状态。

“知道吗？今天伯纳德·海普斯通医生去市长巴提家里了，就在今天早上。”

这倒挺有意思！市长巴提先生的家就在翠西亚家对面。他是一个长得矮小、又很讨厌的家伙。听说他一辈子都没有怎么看过医生，至少大家知道的，他是这个样子。他拒绝住在热闹的都市，选择了这个地方。他的好些绰号常常这么冒出来：什么“阿莱曼”呀，还有“仰光”什么的……不管你信不信，在他那个年代，市长可不是个什么光彩的人物。

“哦？有意思，”我说，“为什么伯纳德·海普斯通医生会去拜访市长？”

翠西亚说：“我能想到的唯一原因就是，他有压力了，马乔丽给了他压力，所以他去了市长家，想把压力分担一点儿给市长。”

有道理！市长跟本地那些名人关系都很不错。

“也许伯纳德·海普斯通医生给了市长什么好处？”我说。

“说得对，我打赌跟他经常去东南亚那个旅行什么的有关，”翠西亚说，“去那里拜访他所谓的‘老朋友’。”

确实，关于那事儿的有些谣言到处纷飞，而且都很让人震惊。

不管怎么说，根据翠西亚的话，伯纳德·海普斯通半个小时之后才从市长家里出来。而且看样子，“看病”的过程不是很愉快。她说市长先生一直在流汗，看起来气色很不好。一定会有什么事儿发生，翠西亚这么说。

确实是的，因为第二天早上我去购物的时候，我就看见市长先生了——除了他，我还能看谁！只见他兴致勃勃地从小山上下来，往村子的中心走去。我在村里的那个小店周围徘徊着，装做毫不在意的样子。看样子他是去——对，他是去郊区牧师的住处了。打开门之前，他似乎还迟疑了一下，然后他伸展了一下自己的肩膀，好像即将要完成一个令人不愉快的任务。

我走进店里，我装着买东西，但脑子却疯狂地思考着。看来，市长是马上要见到牧师了。也许两件事没有任何关系。杰福瑞·波顿是那么和善的一个人，但是他有可能会出什么问题吗？当然会了，我寻思着，市长是行政堂区委员会的一

员，所以也许这个跟牧师的那件事有关吧——牧师很喜欢偶尔去旅行一下，不是有人跟我讲过一次吗？也许他现在想增加一些外出旅行的频率呢？也许，谁知道呢？噢！说不定是更糟糕的事儿——教区基金出了什么乱子？或者——还有更惨的？噢！我的脑袋快成糨糊了。

尽管理智告诉我不该这样，我还是开始享受着这个过程。后来，当我看到市长爬上山头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我开始的猜测没有什么错——市长脸色更加苍白，身材看起来也更加佝偻。然后，我看到牧师走进了他的车子，同样脸色苍白。看到他连招呼都懒得跟市长打，便加大油门把车开走的时候，我更加开心了。他的车开出了村子，往宅邸方向驶去。唉！谁说杰福瑞·波顿是我们的精神向导？谁说他是行善积德的典范？只有上帝知道答案——不过反正还好，一切进展非常顺利。

整个星期一全天，一切都在继续。

周二早上，我的门铃响了。我开门一看，还能有谁？——是马乔丽。她怒气冲冲地走进屋子，她双眼瞪着我，目不转睛，她的妆容简直是一团糟，我猜，她是摸黑给自己化的妆。总之，她的脸看起来就像被惊吓的三岁小孩涂了颜料，然后用口水洗掉似的。

她看着我，充满敌意。

“亏我以前还把你当做我最好的朋友！”

我说：“可是马乔丽，我还是希望我们继续做好朋友啊！我们别让这么点儿芝麻小事儿损害了我们的友谊好不好？”

她冷笑了一下，伸手在她的手提包里摸索着。接着，她拿出一个奶白色的信封，硬生生地递给我。

“你的希望——”她说，“在那里面。”她把信封硬生生地塞给我，“这个给你非常要好、非常亲爱的朋友。我真希望，她去了之后，把自己噎死在那儿！”

我接住了信封。

“你现在满意了吧，爱玛！”她的声音中带着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戏剧成分，“我相信你一定很开心，因为你已经毁掉了两个人的生活。”

然后她转身就走，很坚决，完全没有回头的意思。

我马上就跑去找了翠西亚。我走捷径，抄墓地的小路，从她家后面的田野里赶了过去。

路上经过教堂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一个写在黑板上的通知，好像是匆忙之间写的，字迹潦草：“教区服务无限推迟。”噢！我的天！我真的不想在杰福瑞身上

发生什么严重的问题！也许，谁知道呢？也许是宅邸那边发生了什么事吧？因为主教和理查德先生走得很近，他们一起上过学，我似乎记得的。我的天！他是那么一个大好人，大家都敬仰他。真是太可惜了，因为这意味着下周日，我们得去威尔丁镇那边的教堂接受训诫。那里的教堂也不错，但是听说那里的牧师有一个喜好——他会在训诫的过程中引导大家做一些怪事，让大家在寒冷的环境之下接受深奥难懂的训诫，偶尔他还会在洗礼盆前制造不得体的激动场面。

我走过翠西亚家后院的草地。像以前一样，我总是从她家后面走到她家的前厅。

她站在窗台那儿，目不转睛地看着蕾丝窗帘。

“来这儿，快来这儿！”她说。

我走过去，跟她站在一起。窗外对面市长家的房门前，停着一辆救护车，旁边还站着好多人，那些爱管闲事的人。

我问道：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翠西亚对着我笑。

我倾斜了一下身体，准备把窗帘拉得更开一些仔细点看，但她阻止了我。

“这事儿，你表现得太热衷了可不好。”对面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——这也正常。然后，只见有一个担架被两个护理人员抬出了房子，接着走出来的是伯纳德·海普斯通医生。我仔细地看他，他走路摇摇晃晃，不会吧？确实是的，接着他还打了个趔趄。绝对不会，他不可能——不，不可能在一天的这个时刻……这是完全不可能的！但是，他看起来真的是——胡子都没有刮过，而且颈部的衬衫扣子还开着。

我看着市长被安放进了救护车，然后伯纳德·海普斯通医生站在旁边，他还是站不稳的样子，（我不得不说，他真的是那个样子的）像喝醉了酒一样。

“我说，”翠西亚说，“肯定发生了什么事，对吧？他肯定是突然心脏病发了，你说，他怎么会突发心脏病呢？哎呀，你看，马乔丽来了。”

是的，马乔丽开着她的车过来了，她的车上堆满了箱子和盒子。经过那一群看热闹的人对面的公路时，她的车速缓了下来。正在这时，伯纳德·海普斯通医生转身看见了她，然后他们默默对视，眼神中似乎交流了什么。马乔丽脸上没有表情，接着她就加快速度，把车开走了。车子驶上了那条通向伦敦的主路。伯纳德·海普斯通医生的头耷拉了下来，他转过脸去。

翠西亚回头面对着我。

“我的天！看样子某人要搬家了。”她说，“好吧，让我们去看看到底怎